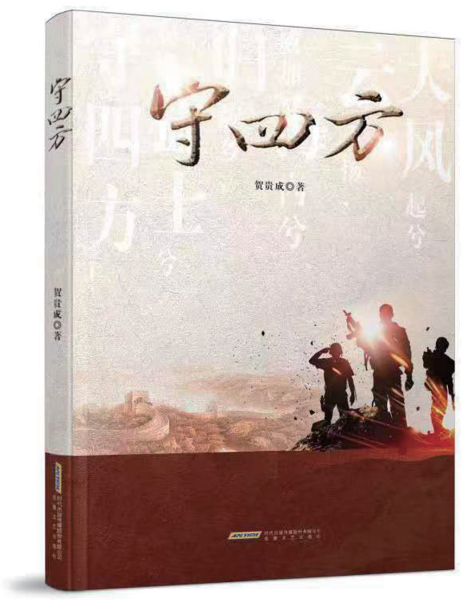
火热生活的奋进交响

——贺贵成长篇小说《守四方》读后

□ 伍立杨

长篇小说《守四方》以20世纪90年代青海高原部队为背景，通过对基层官兵的群体刻画，突出反映了高原官兵锐意进取的工作状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牺牲奉献精神。描述了高原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凄美而悲壮的故事。作品以真挚的高原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感动人，以阳刚、青春、热血和生命震撼人，不仅是一部包含了多重的象征和哲理的意味、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活的主旋律作品，更是一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交相辉映的佳作。



一

作家贺贵成纵笔叙写一群驻扎在青海高原的武警总队官兵生活，叙事紧凑而颇有回荡的空间，性格鲜明，即使配角塑造，也是亮点十足。虽然没有战争、战斗发生，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但却真是葆有战备——那种广义的战备，除了技术上的战备，更有精神上的战备。其所展示的军旅生活，传递的美好和表达的愿景是亲切而阳光的。

叙事状物，文心细腻，而又节奏紧凑。主人公的性格与眼光，能力的养成，在于其善于发现问题，进而处理问题的过程。小到基本的生活细故，大到提干进步，当中的微妙心理无不与现实社会相一致。

主人公程玉刚一如他的名字，内外兼修，是一个明理、正直、正派、爱人，有高远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军人干部，他胸怀天下有理想，光明磊落，心能容人，生活简朴，坚韧顽强。以其真实行为形象阐释了男儿一生当自强的理念。

人物性格塑造，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在奋进创造的大环境里面，各有各的苦恼、悲愤、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委屈……同样是在淬炼人生的漫长过程中，形象地叙写了梅香扑鼻源苦寒，苦难磨练人生，苦彻成珠这样的道理。

个别干部近乎反面角色，但也不是大奸大恶，只是显得贪婪、蛮横、并且有些阴暗。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可以看到这一类人的破坏力，然而捣鬼有术，但也有限。尤其在正气、正义终究占主导地位的军营环境之中。

意外事件，与人性的欲求有关，与社会的心理有关，与人生喜怒哀乐有关，由意外怀孕的特殊事件，导致驻高原某部文工团走马换将，书中主角登场，开始展现最普通生活状态中，不普通的人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的激化与处理，与战斗的过程相似，也有矛盾形成、激化、交手、拉锯、进退，甚至某种形式的化解、消融，然后又产生新的矛盾。

撰写新闻稿是部队宣传干部的基本要求，对于部队宣传干部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这也是一种训练，与作战训练几乎等同，小说中对于写稿状态的描述，令人震撼，话说笔杆子与枪杆子，他们的重要性是几乎相同的。

女兵宿舍“叠起来的被子，看上去既不像馒头，也不像花卷，更别说像火柴盒、豆腐块那么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了。”

其中另一个细节这样写道：“嫂子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吴艳阳读高中时，需要买课外读物，哥哥让嫂子拿点钱来给妹时，嫂子的脸拉得比他们家喂养的驴脸还长。”

许多从基层上来的官兵，生活极其困难，多有重大的拖累。其中描述一个中层干部甚至利用周末时间乔装打扮到市场去卖菜，用于补贴家用，其叙述令人震撼。各种形式的人生之路，婚恋之路，形形色色的人心、人性、心态、性格。其中写道，一位干部居然贪占食堂的最好的食物材料，这是写人性的疵点和污垢。

对于家庭困难的士兵，其中一个细节描写，这个士兵从来没有见过香蕉，某次单位开会以后，他从桌上剩下的招待物品中偷偷摸摸的拿了一大把香蕉，用塑料袋包装好放到床铺下面，想等到节假日再送回他的老家孝敬他的老人。谁知一个月以后，他从床下拿出来的香蕉变得就像干屎蕨一样发黑发臭，后来一个战友知道这件事后，经常取笑他。

作品中所有矛盾的产生和化解都是在围绕部队练兵、围绕部队投入地方建设，赤诚奉献等等。这样一个主题，一曲崇高和正义的传奇，他们就像一面面旗帜，激励着官兵们奋勇前进，建设一方造福一方。

二

关于爱情，似乎前人说得已经太多。这个话题的可供发掘量是惊人的。然而也正是以其深厚，所以每每有照明心眼的新异之点，更值得我们涵泳品味。这方面的内容，同样有机地贯穿全书。

婚姻作为一种人际最基本的搭配，使人间搭配的难堪至于极点。其中的恩怨，交纠，缠绕，刻毒，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借徐志摩的一句诗，是“我不知道风从那个方向吹”。彼时人的昏昧、疲惫、困倦沉淀起来，积羽沉舟，棱角，志气，血性，也就逐渐付之飘风流萤。接下来，灰飞烟灭，化成无量风的一分子，无量土的一粒砂，照例受完一场活罪而已。

《守四方》全书，有关婚恋、结婚和离婚的内容，多有涉笔，着墨甚多。多对夫妻的结与离，与人生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悲欢离合，其间的纠葛风波、以及友善情爱让读者看到普遍的人性。爱情的生发，乃是自然的，凡是有人的地方，有男女的地方，爱情就以其千奇百怪的形态存在，并开出异样的花卉。有不计前嫌，从头至尾关怀备至、回肠荡气的爱情长跑；自始至终，发于自然，长程嬗递而不稍衰。又有生硬拼凑的怨偶孽缘，干部子弟的凶狠暴戾，习惯性的家暴、仿佛空气都为之窒息……也有军地两边相距遥远而造成的隔膜。还有双双考上军校，历经折磨，终于修成正果。还有本已具备一定地位，却因男方擅长蝇营狗苟，终至全盘败露，使得女方愤而离去……等等充溢生活杂色的婚姻状态。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婚姻婚恋状态，穿插在工作、生活、奋斗的叙述之中，形成一个丰富多姿、还原生活，回到人性原生态的一个有机整体。

作者固然以婚姻不幸的事实来绘就一幅灰色的社会和人生的图案，揭示的也不还止这点，还有性格的悲剧，社会的污浊，人性的弱点。但他与此同时又着力叙写了婚姻的改变，当然改变的形式顺理成章，经历挫折磨难走向光明。就此而言，不论任何处境的读者，均可于其间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就是文艺佳作所具有的感染力之所在。

三

《守四方》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上，从容不迫，深得小说对话的神髓。一路上沉着推进人物对话，写出了超卓的神采，可以说贯穿全篇，既沉着又稳健。

叙事上还有不动声色的冒险。肇因于作者将这部长篇小说在动笔之前，长时间的构思体验，趋于扎扎实实的胸有成竹。因而早已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在小说的开篇，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中，已有十七八个主要角色出场，密集到这种程度，除了那种开列人物表的形式之外，镶嵌于文本、直接诉诸文本的尚不多见。此则要求作者具有超强的把控能力，然而顺着作品的情节发展，这些主要人物在接下来的处境中，有条不紊的迤逦出场，篇首女兵的一次生活意外事件，像一个控制全场的电钮，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又仿佛蝴蝶的翅膀，牵一发而动全身。

故事的生发地在军营，但与普通人的生活也有重合，细微处同样可窥见人性的闪亮或晦暗。

小说结构和故事推进，情节丰富、跌宕起伏、场景变化多样紧凑而不局促。叙事方式，呈现明显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较之线性结构虽然更为丰盈，但也是一种艺术的冒险，因其稍有照顾不周便会造成缺口、缺位。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小说中的叙事，以部队军营为中心，以多位男女主要角色为经纬，人物与事件交替，点、线、面清晰布控，场景转换自然而精确，从而构织一幅妥善稳健的网状叙事图。

而且，从这一网孔到另一网孔之间的转换，并非排列算式的位置平移。故事的转换，气势恢宏，实有内在的逻辑，矛盾纠葛的生发与化解，都是山青水流，得之于自然而然，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密似一层，周到妥帖，但其中又在不乏疏松的透风之处。事件的生发，源于人性和生活的节奏，仿佛几个小浪涛聚合为一个大波浪，耸动向前，此起波伏，冲击力汇聚于一个中心点，然后萎褪平复，几乎与此同时，另外的浪涛又重新聚合荡漾……冲突的线索尽管有好几条，相互之间却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对立又互为牵扯，互为抵消又互为补充。

书中引用的军歌不少，但是最能体现作品主题的，那就是：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整部作品，叙述的全程，以简约有力的对话造成刀凿斧劈的雕塑效果，故而全书统一在饱满的青铜色调中，一种类似于纪念碑式的整体形象塑造，具有悲壮的阳刚之美。其间是再发现的快乐，作者那活泼、稳健的对话叙述，几乎是把活生生的事实“放映”给我们看。因为是作者深度下潜的切身经历，加以多年沉淀反思，对旧事之因果关系及时间上的凑合（Timing）自有相当可靠的根据和考量。这种造型方式使英雄形象立体化，环境具象化，藉以突出坚定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斗志，做到情景交融，提炼和升华英雄人物的行为和精神，的确是具有时代特色主旋律的好作品。

作者和盘托出主人公的人生生活或从军的信条：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成功，赢在格局，想在心中。作者在生活中深度下潜，最终要表明的是，军人在高原的存在与奋斗，其根本在奉献青春甚至生命。在此历程中，官兵们的人生和灵魂都达到了一种令人仰望的高度。

峥嵘岁月的勒石界碑

——蒋涌新作《荒墟与虹》简析

□ 周明华

笔者与作家蒋涌是同乡，绕县城而去的一脉沱江与绕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城扬长而去的河流同名不同体，它哺育出一个“千年古县”与“才子之乡”。蒋涌今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荒墟与虹》，其主场景，就在我与蒋涌的共拥乡土，据说慧眼识书的《自贡日报》已两度用阔绰版面予以重点推介，此书以独特风格演绎“主旋律”，好评多多。

《荒墟与虹》是蒋涌另一部长篇小说《穿云鸟》的姊妹篇，它重点再现了八十年代初期那个百废待举、新旧交替、思想激荡、惕励前行的中国城乡改革掀起初澜的关键时段，身为过来人，蒋涌对一程“荒墟与虹”同框并存的非常经历刻骨铭心，对乡土眷恋与审视感触良多，他的书写是变革在场的真实记录，亦是书写在场的贞诚力作。其实，弘扬主旋律不应囿于千篇一律的公式或格式，《荒墟与虹》是一次不落窠臼巢的创意表达的书写实践，它不稀缺历史的大纵深和社会的大背景，风云际会，时代浪花，一一伴随主角匡望平活动时空的转换与定格，如一组组特写镜头推出一组组人物群雕，凸现与隐没，激昂与回旋，灵动与虚化。

作者娓娓道来地把一位出身于沱江边的小城的当代青年所经历的一段段恢复高考、经济转型、包产到户、思想突变、打破盆地意识、改革创新等可歌可泣的变革历程演绎得荡气回肠，紧扣时代妥贴无缝，人物形象饱满鲜明，场景描绘生动形象，情节推进紧凑跌宕，给人留下过目莫忘的深刻印象，引发掩卷沉思的阅读启迪。

总览这部长篇小说，堪称立意高远，构思精巧，内容丰富，内涵充盈，思想深熟，表达酣畅，卓见作者功底不俗。它的特点概括如下：

“行思同在”的表达艺术，这是作者的一个鲜明个性。《荒墟与虹》的主题是讴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任何一个书写者客观表现那段惕励奋进的历史进程所不能忽略、不可曲解的一个文本共性，而蒋涌的文本不仅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而且融入一个与主旋律能起到烘托作用的优雅副歌，那就是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努力实现个人素质的现代化，这就更为丰满地诠注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精神风貌，从而把读者如同身临其境地带入了那个已在视线中遥远的历史现场。同时，作者叙事的一大特色即是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有感性，形象中有思考，思考中有形象，行文遣词造句深浅、轻重的拿捏功夫炉火纯青，游刃有余地运笔于纷繁世相的岁月丛林，既把上一代“青年人”所具有“相共凭栏经风云，不做神州袖手人”奔赴国难的热血滔滔书写得酣畅淋漓，也把当代“青年人”期许“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种不负韶华、憧憬未来的昂扬向上的群体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

特别是，对留有一长串书中所记叙的风云际会的追梦脚印的读者来说，定然心壁会被猛然撞击，觉得一组又一组的“文字尖兵”打开了岁月闸门，奔泻出一派汪洋恣肆既惊涛拍岸又柔情漫漶的青春记忆。可以说，这部小说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对人生、对时代、对周遭过往的深度认识和哲理思辨，实现了“以文载道，以道载文”一体共存，几乎是每一个故事的深处都镌刻着时代的投影和作者的凝思。

具备直面现实的明澈眼光与知难而进的书写勇气，这是蒋涌的又一个鲜明个性。作者富有家国情怀，他不屑拈轻怕重的回避历史和人生的节点、拐点和盲点，胆大心细地采取“沉思与行动同步”、“焦灼与冷静同框”的叙事格调，把一幕又一幕青春节点（也就是关键点）的既不能“无为在歧路”又不能因所向茫然而良久踟蹰的“二难选择”所面临的动与静、进与退、对与错、成与败、毁与誉的棘手情状详尽付诸笔端，他没有畏难行易，避重就轻，让为作者捏把汗的读者惊讶、惊叹、惊艳。书中主角匡望平在评述海外哲人所说的一席话，可以视作作者的内心自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选择现在；在此在与彼在之间，选择此在；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与放弃面前，选择承担。

是的，追求和昭显一个现代人的现代素质是《荒墟与虹》的书写本色与特质，是它有别于诸多文本的一个魅力元素。

写实与写虚两手硬，亦是作者的又一个鲜明个性。所谓写实，描形的技巧；所谓写虚，传神的功夫。前者展示外在，后者揭示内在；前者凸现音容，后者凸现魂灵；前者按活动踪迹去造型，后者以心神意识去造场；前者需要娴熟精妙的技巧，后者需要强大丰饶的心灵。二者的区别相当于电脑的硬件和软件，武术的招式与内功。当下的书写者，前者达标多，后者达标少，那些没有魂魄魅力和思想张力的作品，是很难打动读者的。通观蒋涌的文字，算得上神形兼具，理性与诗性同在，通篇不或缺社会氛围和精神气场，一个个穿插其间的人物似乎都呼之欲出，而读者亦如同身临其境的成了在场人或见证人。

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与热血不吝倾注于实践与创作的全过程时，期待用每一粒汉字去撞击时代的回音壁，文质定然可期“帅到无朋”，鲜见有其它作品能够像《荒墟与虹》这样抵达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心灵中最柔软的区域，这部书绝非仅是一部匡望平的成长史，而是塑造了这个时代一组人物的群像，栩栩如生，丰满亲切，却又各具追求未来与抗争命运的个性特质，在作者笔下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沛了故事的内涵，扩展了文本的深度和广度，点亮了主题内核传导与辐射的思想光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蒋涌以“软实力”支撑了“硬功夫”，他的新作《荒墟与虹》有别于常见的传统小说，是一部当下不可多得的“人文小说”，它的层级与品质无疑须得仰仗制作的匠工与思考的境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说过，“文学作品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再现，来自劳动群众生活中的灵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蒋涌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紧扣时代脉搏的好作品，就是因为他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心用力挖掘并讲述中国故事，方能创作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这部小说力作，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下生命个体的一种心路历程精彩再现，一种文学化语言的精美升华，一种献给峥嵘岁月的勒石界碑。

巴蜀大地遍地诗

——也读许永强文史随笔《诗蜀》

□ 苗 勇

在纷繁漫长的岁月中，壮美的巴蜀始终敞开怀抱，迎来一位又一位的风流才子。他们在各个年代走进或安平乐道、美丽富庶或峰火弥漫、刀光剑影的巴蜀大地，在这块集一马平川与崇山峻岭、富庶与贫穷为一体的广袤大地上，或纵情高歌，或行吟山水，或匍匐大地，或关注疾若，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这块百媚千娇的大地上留下无数瑰丽的诗篇，让我们着实看到了这方土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美好。

成都作家许永强独辟蹊径，单独将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诗人入蜀这段精彩篇章截取出来，对其中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解读，破译他们的心灵密码，并试图管中窥豹看到诗人整个人生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诗蜀》在填补唐朝入蜀诗人专书出版空白的同时，使蜀中大地从于厚重之中更加诗意盎然，有着巨大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盎然诗性中看到了鲜活的人。《诗蜀》采用志书白描般的手法，勾勒了入蜀诗人或悲苦或豪放或得志或失意的多样人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些名传千古的风流名士人生中最真实的一面。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写作的又一初衷所在。

在这里，诗人不再单单只是李白那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率性洒脱，而是一个个纵然名传千古，却也要为了一日三餐而辛劳奔波，纵是对生活和命运有万般喟叹，但首先解决得却也生计问题的鲜活个体。和杜牧并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在川四年间，为了改变自身境况，先后向庸碌无为的西川节度使杜悰献诗多首。852年春，在妻子王氏去世周年时，李商隐以告假的方式，居家写诗寄托哀……这时，这些在后世流传千古的诗人便不再是无数人惯有的诗人形象了。

诗人是什么？诗人或许是李白那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狂放不羁，让国舅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那般豪气干戈。但是此时，诗人只是为了改变人生际遇如小老百姓一般四处奔波，只是使用了他擅长的“诗”的表达方式而已。想念亡妻时，便请假摸鱼，并由写下千古名句……凡此种种。作品中，像这样以独特的视角对诗人生活现状和行为进行探究、解读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个时候，我们便从中看到了诗人的“人”。

——在管中窥豹中窥见了历史一角。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紧密相连。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诗人也是亦然。诗人们或官宦入蜀、或游历入蜀、或避祸入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安史之乱后，唐明皇避乱入蜀后，四川的地位开始急剧提高，成都又短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一些学子开始贡举入蜀，其中又不乏一些在后世的著名诗人。蜀中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在为这些多愁善感的诗人提供了美好的创作素材的同时，诗人们或歌物咏志、或直抒胸臆、或借古抒怀、借古讽今，凡此种种，既有人生际遇遭遇之作，也有大量的对蜀地政治、地理、风物的描写。从李洞落第入蜀的“眼前无俗事，松雨蜀山辉”，到郑谷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飘泊》）、“渐有还京望，绵州减战尘”（《梓潼岁暮》）等等诗歌中，蜀中的形象在诗歌中跃然纸上。这些诗人在蜀中的经历成就他们作品大成的同时，也让我们从流传千年的诗歌中看到窥见了历史的一角。也让我们引发了对时代、对人物个体的命运以及当下的深度思考。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创作《诗蜀》的另一个深意所在。

——在心灵机巧中再现蜀风蜀韵。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个体的人如过江之鲫，每个人都只是短短的一瞬，却总有一些风华绝代之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下了属于自身或历史的特别符号，并赋予这方山川风物以厚重气息或特殊意义，比如这些才气纵横的诗人们。这些在历史长河的各个时期中走进蜀地的诗人们，或出口成章或拈须苦吟，既有天纵奇材的初唐四杰，也有贾岛那般的苦吟诗人，透过历史，也让人看到了诗人的千娇百态。

《诗蜀》注重描写入蜀诗人个体经历足迹，有着强烈的地域特征。无疑，为我们研究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比如，中唐诗人羊士谔被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时，写下“守士亲巴俗，腰章口汉仪。春行乐职咏，秋感伴牢词”，亲身体验巴地风俗，春行秋游吟咏抒怀；又用“灯花助春意，舞绶织欢心”展现巴蜀民间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欢庆上元佳节的情形，无疑为我们研究巴中这方土地提供了很好的史料，也让这方土地增添了厚重的诗意。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管中窥豹，远不足以概括《诗蜀》的全貌。感谢作者为这个时代呈现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我们也期待出现更多研究蜀中文化的精品力作。